作为一个群体,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追求创作上的自然天成,不急于求成,不患得患失,不奢望一步登天,无意于违反创作规律的反季节收获。

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群:人文关怀与童年意识

■孙建江

“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第1辑,含汤汤《南霞村精灵故事》、赵海虹《云上的日子》、毛芦芦《采春,采春》、小河丁丁《蓝琉璃城堡》、常立《很久很久以后》、王路《那年夏天开始的梦》、孙昱《暮色中的小矮人》、吴新星《玉簪寒》、吴洲星《仇红的春天》、慈琪《我们的各自远方》、金旸《千万不要学魔法》、陈巧莉《姐弟坡》),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浙江儿童文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实力突出。童话、幼儿文学、小说、寓言、诗歌、散文等,全面发展,成果丰硕。仅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就达十一人次之多:田地(第1届)、李建树(第2届)、冰波(第2、3、6届)、谢华(第2届)、王晓明(第4届)、孙建江(第5届)、赵海虹(第6届)、汤汤(第8、9届)。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实力还体现在理论方面,基础理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思潮、童话学、图画书、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学等,锐意拓展,硕果累累。在浙江,创作与理论有着某种先天而又奇妙的默契感。这种默契感,促使创作和理论彼此参照,相互推动,携手并进。

二十一世纪以降,以汤汤、赵海虹、毛芦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陆续登场亮相。小说方面有毛芦芦、王路、小河丁丁、孙昱、吴洲星、周卉、徐海蛟、吴新星、袁晓君、胡若凡、李生卫、刘雅萍、朱小利等,科幻方面有赵海虹等,童话方面有汤汤、常立、慈琪、孙莹、鹤矾等,幼儿文学方面有孙昱、金旸、金强芸、梁英、许萍萍、黎亮等,童诗方面有慈琪、郁旭峰、杨笛野等,散文方面有陈巧莉、赵霞等。他们的迅速崛起,为浙江儿童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作为一个群体,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特征是明显的。

上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7)中指出,要彻底改变“愚弱”的国家面貌,首要的任务是“立人”。“立人”当然须从儿童做起。直到他去世前夕还说:“真的‘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立此存照七》)

1914年,周作人首次提出“以儿童为本位”观(《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1920年,周作人更明确指出“儿童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强调“儿童的”,目的在于强调儿童需要文学;强调“文学的”,目的在于强调文学之于儿童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是没有文学,而是太“偏重文学”,而儿童向来不被真正理解,“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他认为,文学之于儿童有三种作用,一是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二是培养并指导这些兴趣,三是唤起新的兴趣。儿童需要“文学”,儿童需要本位的“文学”。

鲁迅和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化进程伊始,即洞悉并点明了儿童文学的核心要义,且深获浙江学术后辈们的认同并成为一种理论的自觉。学界对鲁迅、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不遗余力的梳理、阐释和弘扬,反过来又影响和推动着创作的发展。

强烈的人文关怀和自觉的童年意识,已成为了浙江一代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自觉追求,成为了浙江儿童文学的优良传统。

在浙江青年儿童作家那里,很少出现所谓的成人化现象,同时也很少出现伪儿童(比如“小大人”“缩小的成人”)现象。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懂得儿童文学的“浅显”与“深刻”,懂得“浅显”与“深刻”之间的辩证关系。

同时,浙江儿童文学作家历来敢于尝试、勇于开拓。

冰波以抒情派童话著称,但他同时又是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创作了《窗下的树皮小屋》《夏夜的梦》等抒情童话的同时,还创作了极具先锋意味的《毒蜘蛛之死》《如血的红斑》等,同时创作了奇幻哲思的《狼蝙蝠》和风趣幽默的《阿笨猫全传》。谢华创作了抒情风格的《小桥吱呀吱呀》,也创作了低徊凝重的《岩石上的小蝌蚪》,还创作了幽默风趣的《快乐老提》。

不断探索、勇于探索的传统,在青年作家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汤汤的“鬼庄”(精灵城堡),在鬼(精灵)的世界里传递当下人的孤独感、寂寞感、焦灼感和期盼中的心灵交流。赵海虹的软性科幻世界,体现了当下性、融入感,及女性视角下的人生观照。毛芦芦的大地情怀;王路的生活流、现实感、口语化;小河丁丁的童年、故乡、传奇故事;常立的超前性;孙昱写实中的轻度幻想,体现了现实生活的奇峻感、飘逸感;金旸的明亮、清新、纯美的童心世界;吴洲星的怀旧与想象、少女与当下;吴新星笔下小镇水乡的美丽与温暖;陈巧莉的亲情、温馨和平凡世界的人生思考;慈琪的飘忽灵动、稚拙天成、奇异想象。他们在各自的追求中寻找突破,寻找自我。

浙江青年作家敢于尝试勇于开拓,不意味着否定传统。相反,浙江青年作家们特别注重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创作灵感和滋养。汤汤自创作伊始就对民间文学抱有极大的敬意,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对民间文学叙述方式的借鉴和运用。在汤汤的创作中,民间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点缀和装饰,而是一种内化了的、服务于作品内容的、自然生成的叙述方式。常立对民间故事和经典童话的探析和开掘,以假乱真,似有非有,亦虚亦实。

敢于尝试勇于开拓,还体现在对已有创作经验和成果的大胆跨越。小河丁丁曾经创作过十余部探案故事、校园小说,小有成绩。但为了寻找更适于自己的艺术形式和叙述路径,毅然重启炉灶。他不断调适自己审视生活的镜头焦距,把聚焦点从眼前开始往后拉,拉至自己物质匮乏精神富有的童年,拉至自己流传着奇奇怪怪故事的故乡,潜心创作出了一批风格独特、具有鲜明丁氏特点的“现实传奇故事”。

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起点高,文学感觉良好,虽然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果,但总体而言,多低调务实、不事张扬。文坛上一些自吹自擂、夸夸其谈、高声喧哗、华而不实、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行径和行为,很少在浙江青年作家身上,尤其是那些指标性人物的身上出现。这一点,与浙江的中老年辈作家倒是很相像。浙江文化强调自尊与自信,强调传承与创新,强调实干与实效,力戒空谈妄谈。作为一个群体,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追求创作上的自然天成,不急于求成,不患得患失,不奢望一步登天,无意于违反创作规律的反季节收获。

淡定自如,安静执着,心态良好。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良好心态,浙江青年作家们守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无论校园小说如何风靡、无论类型化创作如何盛行,无论畅销图书如何诱惑,浙江的青年作家们依旧沉潜前行,不为时尚潮流所动。

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群还是一个彼此鼓劲、彼此激励、彼此帮扶的群体。在他们那里,很少出现相互拆台、相互妒忌、互不相让、互别苗头的状况。文学创作要比艺术水准高下,更要比胸襟、胸怀和为人的境界。没有大境界,何来大作品。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但至少可以朝好作品大作品的方向努力。

用作品说话,用作品与这个世界对话,这是浙江儿童文学界的优良传统,也是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身上的宝贵品质。

秦文君:儿童文学作家,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作品600多万字,作品先后50余次获得国内外大奖、10余次被改编成影视剧,10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郁蓉: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艺术学硕士,创作的图画书已经在英国、美国、意大利、荷兰、日本、法国、瑞典、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出版。《云朵一样的八哥》荣获第2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金苹果奖,《熊猫的踪迹》曾获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童书奖。

《我是花木兰》:古曲的图画书新意

■阿甲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这是一首可以唱的歌,也是我从小就能熟背的一首诗。花木兰是无数中国人的英雄,不过她在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不大一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与插画家郁蓉,在她们联手合作的图画书《我是花木兰》中为我们塑造了两个新派花木兰:一个是仍然是北朝民歌中替父从军的女勇士,浴血沙场12年历练成智勇双全的女将军,只是在图画书中她的形象更加丰满,许多地方仍保留了女性所特有的柔美之态与爱美之心;另一个则是人送外号“花木兰”的现代小女孩,她和她的小猫有时会穿越到花木兰身边,但她们更多是在隔着历史长河对话。画家巧妙地让这两个木兰时而相遇,又时而在相邻的画页中做着镜像。一个人心中的英雄,的确就是她(他)的镜子。

花木兰的故事,有文字记载的只有那首300多字的长诗,关于她确切生活的年代,到底是鲜卑人还是汉人,都完全不可考,所以关于她的家庭状况、生活细节和从军打仗的经历,都是后人编的,在民间故事、戏曲故事和连环画故事中才有这类细节处理。而如何处理,基本反映了改编者对故事的看法。比如对《木兰诗》主题的理解,一般就有宣扬忠孝说、歌咏女英雄说、向往和平说等三种方向。蔡皋创作的图画书《花木兰》显然将对和平的向往放在首位,而这本《我是花木兰》看来更倾向于赞颂女英雄,但又增添了新的思考。

文字提供了主要方向,但图画的表现更为直观。这本主要混用了剪纸和线条画的图画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美”字。和平状态下,花草、树木、家园、村庄、山河,自然是美的,可是书中金戈铁马的战场居然也很美。看惯了图画(比如传统连环画)中的战争场面的读者,一定会很惊讶,这本书里的“打仗”画面很美,而且美得相当女性化。我猜这一定是插画家有意而为的。原诗中的“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在这个故事中被淡化了。我们看到受伤后的花木兰以水为镜梳理长发,柔美到了极致。在这本书中,花木兰在作家和画家的心中应该带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

即使在今天,《木兰诗》仍是小学生必背的,有些孩子甚至在上学前就已经熟背。所以我想,请孩子们结合原诗来看这本图画书是最好不过的,他们在享受故事的同时,一定也愿意思考和讨论一些问题吧。他们会发现图画书与原诗是有些出入的,这恰好是讨论的起点:到底有哪些不同呢?为什么会有不同?他们更喜欢哪种处理呢?我猜,男孩女孩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好。这恰好是一个非常棒的讨论点:男女的性格特征和兴趣倾向,到底有多少是天生的,多少是后天被人灌输和强化的?

作者在书中特意留下一个开放的收尾:木兰没有“出门看火伴”,而是刻意回避了以前的战友,她的女儿身份最终成了没有公开的个人隐私。可是,连小女孩“花木兰”也提出了不同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两个木兰没有达成一致。我想这个问题是抛开小读者的吧,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的答案。

《我是花木兰》,秦文君/文,郁蓉/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17年3月第一版,49.80元

当代儿童文学呼唤原生性的、来自大地的、最纯真的写作。

《白雾》:乡土童年的诗性叙事

■张丽军 李君君

《白雾》,刘玉栋/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20.00元

丰子恺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整地看到。”的确,孩子的心最柔软,他们的眼睛最纯净,孩子的情感比我们想象的丰富,他们有自己的世界。

山东70后作家刘玉栋已经创作出《泥孩子》和《我的名字叫丫头》两部儿童文学作品,近期又推出了第三部儿童文学《白雾》。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白雾》向我们展示了纯真世界里一片朦朦胧胧、辽阔渺远的天空。因为爸爸所在的地质队要去大西北勘探石油,小男孩冬冬不得不离开他原本居住的城市,在一个深秋的早晨跟随妈妈来到了遥远的白雾村。尽管心里还留有爸爸与妈妈闹矛盾的疑虑,但眼前这个有趣的“动物村庄”还是深深地吸引了天性爱玩的冬冬。冬冬在这里很快就交到了朋友,有瘦瘦的、总有些忧郁的童木,有长得“结结实实、虎头虎脑”的树墩哥哥,还有原本欺负他,但关键时刻却善良勇敢的“调皮大王”张得月。乡村世界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在生活常识丰富的树墩哥哥的带领下,冬冬和童木在这个奇妙的“动物村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险,那个原本充满了神秘和陌生的村庄也变得再熟悉不过。但就在这个时候,冬冬却要和这个可爱的白雾村以及他亲爱的朋友们告别了……

《白雾》唤起了我们遥远的童年记忆。即便是在物质匮乏的乡村,孩子们的生活也不单调:挖田鼠洞、捞鱼、玩雪、爬树、看电影、赶年集、打弹弓……大人眼中单调平凡的村庄,在孩子们的眼中却是一个趣味无穷的乐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孩子们不知疲倦地跑着,跳着。“真累。真快乐。”这个乐园也是一个“真、善、美”的理想国。当冬冬、童木和树墩哥哥热火朝天地挖了一下午田鼠洞,收获了整整三十斤黄豆时,小小的童木却有些闷闷不乐了,他忧虑的是“那些田鼠没了粮食,它们吃什么?它们如何过冬呢?”天真的孩子不会像农民一样考虑田鼠是不是害虫,那个会把“睡觉的地方”和“拉屎尿尿”的地方分开,“把粮食藏在洞的最里面”,“简直跟人一样聪明”的小生命在他们看来也是可爱的。童木说:“我再也不挖田鼠洞了。”冬冬也“猛地生出了一种疼痛感”,他忽然感觉到掌心的疼痛,那刚才挖田鼠洞时磨出的血泡。快乐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疼痛的,这“猛地”出现的疼痛感,正是冬冬想到自己破坏了田鼠的“家”而生出的愧疚感带来的。

《白雾》是一次少年的成长冒险记。这些白雾村的孩子在自然、土地和爱的滋养下,一步步告别懵懂,走向成熟。少年的成长是通过对白雾村一次次的探索、冒险完成的。在挖田鼠中,冬冬和童木学会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在捞鱼中,冬冬他们分工合作集齐了捕鱼需要的“小米、猪大油和安眠药”,但这一条条轻而易举地就被捞起来的“被催眠的鱼”和梦里那条“扑扑棱棱,劲头十足”的鱼一点也不一样,他觉得“少了快乐”;在去小鹿村看望童木的妈妈时,冬冬终于明白了童木的“心事”;在和爷爷、吉祥叔、张得月一起赶年集卖猪肉中,冬冬体会到了喧嚣与繁华背后,那些善良穷苦的老百姓内心的酸涩;在树墩哥哥家的牛掉进水井里时,冬冬想出了用镇上工厂里的“吊葫芦”的办法拯救了志成舅舅家最宝贝的牛。总是嬉皮笑脸的张得月在用弹弓打伤了隔壁村子“黑塔似的”小伙子后,被吉祥舅打了十几棍子也没有把“我”供出来,从而保全了“我”这个“救牛少年”的名声。知道很多生活常识的树墩哥哥却不打算再上学了,他开始说起了“大人话”,准备早点离开学校出门挣钱去。总是心事重重的童木在妈妈的精神病有了好转后终于展开了笑颜,但为了更好地照顾妈妈童木不得不离开白雾村……这些少年的成长充满了感伤的气氛,但爱又让这种感伤变得温暖,这就形成了刘玉栋小说特有的情绪氛围——暖伤。小说始终像是萦绕着一团团白纱似的浓雾,久久无法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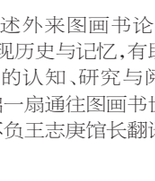
《白雾》呈现了一幅余韵悠长的乡土风情画。透过冬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充满诗意的田园:“周围全是黄色的土地。刚刚收割完玉米,一捆捆玉米秸被堆放在地沿上,闪着金黄色的光泽,跟一座座小山包似的。一垄垄的小麦刚刚发芽,嫩绿嫩绿的,一眼望不到边。”气味也传达出了乡村生活的幸福感:“晚霞把树枝染成红色,炊烟从树枝后面升起,空气中飘着一股煎鱼味儿。”可是这些美好的事物又是无可挽回地在消逝,那些渐渐消失的村庄,渐渐消失的人,就成了我们心中永远无法驱散的乡愁。

出生于这一时代的孩子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给了他们良好的物质生活和开阔的眼界,但又剥夺了他们一些东西,很多在自然中才能体验到的情感,他们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已经很难感受到了。当代儿童文学呼唤原生性的、来自大地的、最纯真的写作。在这一点上,《白雾》是一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优秀之作。

该书为普通读者提供阅读和欣赏图画书的方法,提供在学术专著和论文之外的一道“通往令人兴奋的图画书世界的大门”。

《图画书宝典》:写给读者的图画书理论入门

■林文宝



《阅读理论经典书系:图画书宝典》,[美]丹尼丝·马图卡文,[美]梅甘·伊丽莎白·伯格曼图,王志庚译,禹田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月第一版,78.00元

知道王志庚馆长在翻译西方图画书理论书,每次见面,总是问他进度如何,历经500多个夜晚的努力,该书终于出版了。

这不是一部纯学术性著作,作者将著作献给所有喜欢图画书的同道中人:作者、插画家、编辑、设计师、图书馆员、评论家、学者、书商与教师。这是一部通俗的学术作品,全书共有八章,前五章是有关图画书的基本知识与认知,如图画书的历史、出版与奖项;又如图画书的结构、设计、类型、体裁与故事的艺术,而较具特色的是后三章,即六、七、八章。

第六章“儿童与图画书”。作者认为“图画书是为儿童创作的书籍,但它并不是儿童的专属,它可以也应该为所有年龄的人群喜爱和欣赏”。作者认为“图画书对儿童的读写启蒙和视觉素养提供了良机”。我们知道,图画书由于自身的演进,以及“视觉转向”(或称图像转向)的驱动,已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类,阅读对象也不再以儿童为主,可是,从图画书的发展缘起,仍得归之于儿童,因此有了这章的书写。

第七章“图画书的社会问题”,则是讨论美国当代图画书的一些争议话题,这些话题虽然角度不同,可是却不易达成共识,而多元文化更是争议的主轴。

第八章“图画书的应用”,这是属于市场化的问题。图画书的制作技巧与精致度俨然已臻成熟,消费者愿意将图画书视为精品花钱收藏,甚至集结同好成为社群,研究讨论并推广。作者在此章更具体地介绍图画书的购买、图画书的评价与产业等,让喜爱图画书的读者能更详细地了解图画书除了阅读之外的周边涟漪与产业运作。

总之,七、八两章可说是属于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的问题。其实作者已告诉我们:“图画书势必将以独特的方式,引领文化和消费的新潮流。”因此,关心图画书,以及文化产业的相关工作者,有必要用心理解这两章,以作为借鉴。

以下拟从译者的初心,试介绍有关图画书外来论述的现象。其间不含教辅类产品,如《遇见李欧·李奥尼的惊奇世界——用李欧·李欧尼的绘本来教学》(Kathleen M. Hollenbeck 著,刘淑雯、黄霭雯、黄明宏、谢佳蓉等译;中国台湾:台北市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

中国的图画书理论,确实是受日本影响较大,而主要的影响者,首推松居直。

就大陆而言,可见译著有:

《我的图画书论》:松居直著,季颖译;湖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松居直著,刘涤昭译;山东:明天出版社,2007

《我的图画书论》:松居直著,郭雯霞、徐小洁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松居直喜欢的50本图画书》:松居直著,郭雯霞、杨忠译;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

《绘本之力》:河合隼雄、松居直、柳田邦男著,朱自强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打开绘本之眼》:松居直著,林静译;海南:南海出版社,2013

《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松居直著,刘涤昭译;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2013

其间,两本《我的图画书论》,书名同内容却不同。而《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则是同一译者,却有两家不同出版社的版本。另外有:

《图画书创作的ABC》:周宪彻译著;湖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

署称译著,其参考书目皆是日文,是目前可见的最早图画书论述专著。又有教程一本:

《少儿绘本教程》:土井章史著,王二贵、赵景扬译;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至于西方的图画书理论译著,似乎付之阙如。倒是有两本教程译著,其实又是同一本书的两个不同出版社的版本。

《英国儿童读物插画完全教程》:马丁·萨利斯伯瑞著,谢冬梅、谢翌暄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剑桥艺术学院童书插画完全教程》:马丁·萨利斯伯瑞著,谢冬梅、谢翌暄译;广西:接力出版社,2011

而教学应用类的图画书理论译著,也有同一本书的两个不同版本,即内地译本的《共读绘本的一年》和中国台湾译本的《手拿褐色蜡笔的女孩》。

至于台湾的图画书,虽然也是受日本、尤其是松居直的影响,但他的著作在台湾却只有《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松居直著,刘涤昭译;中国台湾:台湾英文杂志社有限公司,1995。2009年青林又重新出版)一本,另外有:

《绘本之力》:河合隼雄、松居直、柳田邦男著;林真美译;中国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寻找一本绘本,在沙漠中……》:柳田邦男著,唐一宁、王国馨译;中国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

《绘本屋的100个幸福处方》:落合惠子著,林佩仪译;中国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

《如何帮孩子选绘本》:谷本诚刚、灰岛佳里著,欧凯宁译;中国台湾:猫头鹰出版,2011

严格来说,这些译著是属于教养之类的图画书论述,谈不上理论。或许下列三本西方译著可称之为理论:

《图画·话图——知觉与构图》:莫丽·邦著,杨茂秀译;中国台湾:财团法人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2003

《观赏图画书中的图画》:珍·杜南著,宋佩译;中国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

《话图——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培利·诺德曼著,杨茂秀、黄孟娇、严淑女等译;中国台湾:财团法人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2010

以上略述外来图画书论著,或能使我们重现历史与记忆,有助于提升对图画书的认知、研究与阅读水平,进而开启一扇通往图画书世界之门,如此则不负王志庚馆长翻译此书的初心。